

2105/05

7/8 ①②

约10,000字

花卉栽培五十年

龙宇升 陈俊愉 (教授, 院士)

三次

一 小引

二 几个工作阶段

- (一) 预备期 (1949-1952)
- (二) 试发期 (1952-1957)
- (三) 初盛期 (1958-1964)
- (四) 中衰期 (1965-1978)
- (五) 恢复期 (1979-1989)
- (六) 发展期 (1990-1999)

三 认识和总结

- (一) 经验
- (二) 教训
- (三) 展望 ✓

花卉教研五十年

陈俊愉

(一) 小引

五十年就是半个世纪。这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不过是一瞬之间的事。若从国家出发，尤其在转折之机，便算是一段不短的时期。至若落到个人头上，那就是大半生的岁月——一个相当长的时段了。真的，人生能有几个五十年呀！

我国是“世界园林之母”——这是西方有识之士给我们的光荣称号。但我们又是个穷而大的国家。老百姓吃不饱肚子，还谈什么种花看花！因此，有人一度把栽花种草、小桥流水当作“封资修”对待，看来似也并非全无一点理由的。

花开就是观赏植物的简称和通称。主要栽培它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吃、穿等生存物质的需要，而是为了“观而赏之”，即满足精神文化等方面的要求，也就是达到“悦目赏心”之目的。（当然，后又加上环境保护等生态效益。）在重要历史时期，尤其是国家存亡兴衰的关键阶段，花卉不可能被放在重点位置上。一般在平时，花卉教学与科学研究，多也不可能作为重点。但是，“世界园林之母”的花卉教学与科研，即便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也自有其存在的理由。当然，在园林之母的贫穷大国开展花卉教学与科研工作，常会出现些特殊的困难和矛盾。我就是这么一个矢志终身从事花卉教研的人。我和我的事业必然会在前进道路碰上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与矛盾，有时甚至是极为尖锐的矛盾。在现实教育下，我终有了点自知之明。

(二) 几个工作阶段

现在，我把过去 50 年的花卉教研工作划为六个阶段，来加以回顾和总结。

1. 预备期 (1949-1952)

为了专攻花学，我在 1946 复任复旦大学副教授时，报考了当时教育部主办的公费留学。发榜后，知道考取了。我们一大批留学生 1947 年夏一同乘轮离沪赴南欧，再转往各国。我和果树、蔬菜的同学一行三人 8 月到达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入该国皇家农业大学园艺研究部。我主攻花卉导师帕卢丹教授 (A. Paludan)。做了二年研究生，课程、专业劳动和论文实验均进行顺利。1950 年 6 月毕业答辩时以优异成绩通过，并获荣誉级科学硕士学位。一周后，即偕妻女乘轮返国。8 月起在北京归国留学生班学习。11 月，教育部分配我去武汉大学农学院任副教授。我在武大工作两年，1952 升教授。旋即开始全院系调整。我被调到华中农学院工作。在此期间：我教过米丘林遗传学、达尔文主义、耕作学、花卉学、造园学等课，并兼任武汉城市建设委员会委员，还在鄂、湘、豫三省做过不少园林设计。在此期间，花卉教研仅有少量。如讲授花学和继续梅花品种整理与育种以及引种丹麦优良草花良种，等等。对于百合花多倍体育种，各项准备业已就绪（温室、土壤消毒器、多种百合鳞茎等），正拟人干一番。哪知党支部突然扬言：如搞摩尔根学派活动，就立即组织全校斗争！于是，我用选修学科（细胞遗传学、植物分类学）解决主修花学根本问题的计划夭折了，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以后花卉教研的侧重点。此期发表、出版的书刊甚少，仅有《菊花与艺菊》、“武汉中山公园扩大部分设计说明书”等。

2. 试发期 (1952-1957)

调华中农学院园艺系后不久，观赏园艺组因故撤销。我先后改教果蔬选种与良种繁育学、普通园艺学、普通植物学等课，并兼副系主任等职。此际政治运动多，如抗美援朝、思想改造、“三反”、“五反”、“镇反”等。后又遇上 1954 年武汉防汛，我担任全院站岗组组长，责任重大。在此期中，我的业务时间很少，仅搞了少量梅花实生选种等科研工作，育成了一批新品种。如‘华农玉蝶’、‘华农朱砂’、‘小白宫粉’、‘玉台照水’、‘华农宫粉’等。

① 本文作者为北京林业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农晚粉'等。期间曾参加果蔬选种研究,在柑桔株选上取得一些成果。在此期间,有机会结合教学开展古代花卉栽培史的研究,收获甚丰。此期发表的论文,有“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农业生物科学的贡献”、陈俊愉、高光道:“庐山风景建设工作计划及今后发展的建议”、陈俊愉、陈当望:“百分制计分评选法——拟订并掌握柑桔株选标准的一个新途径”、《花卉学讲义》、《造园学讲义》、陈俊愉等:《观赏园艺学讲义》,等等。 ✓

3、(2) 初盛期 (1958-1964) ✓

1957 春调京,在北京林学院观赏植物育种学,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园兼任研究员。这时正值从“整风反右”到“人跃进”,在运动之余,我开展了一些花卉教研工作。主要有: [1] 1958 年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新春的奇花——梅”、“从绿化到园林化”等文。 [2] 1958 年编《观赏植物育种学》(讲义)。 [3] 1960 年:北京林学院城市及居民区绿化系编《陈俊愉、陈有民等指导》:《鄱陵园林植物栽培》(农业出版社)。 [4] 1962 年:北京林学院城市及居民区绿化系、北京黄土岗中甸友好人民公社合编(陈俊愉、周家琪等指导)《北京黄土岗花卉栽培》(农业出版社)。 [5] 1962 年:北京林学院遗传育种教研组编著(陈俊愉、刘思九等执笔):《园林植物育种学》(农业出版社)。 [6] 1962 年:陈俊愉,中国梅花的研究 I、II、III《园艺学报》(1 及 3 4)。 [7] 1963 年:陈俊愉等,中国梅花的研究 II,《园艺学报》(4)。 [8] 陈俊愉、梁振强 (1963):“北京”菊——探讨菊花起源的初步实验成果。在中国园艺学会的报告(广州年会)。 [9] 陈俊愉、梁振强 (1963):“山菊——菊花育种的新途径”。在中国园艺学会的报告(广州年会)。 [10] 陈俊愉、梁振强:菊花探源,科学画报 (1964. 9)。 [11] 在水杉、乌桕、樟树、梅花等引种驯化上进行试验,作出成绩,发表论文数篇。 [12] 陈俊愉、庞季平等:速生型柳树育种五年 (1959-1963) 总结。此外,1960 年我参加“中国园艺学会全国首届花卉会议(兴城)”时,提出“生产化、大众化、科学化、多样化”的花卉专业发展方向,为大会所接受。总之,在这一阶段里,我抓紧时机做了大量花卉教研工作。尤其是组织师生总结华北两地花农典型经验,编著发行两本专著。这带有抢救老农传统生产经验性质,成绩和贡献是较为突出的。

4、(3) 中衰期 (1965-1978) ✓

1964 年 12 月,林业部派来工作组,我和园林系一下子成了全国批斗的集中对象。鲜花突然变为“毒草”。1965 年,园林系、园林专业等均被林业部等明令撤销,我们这些老教师下放劳动。很多教职员调出。我们在北京园林局看到了毛主席“关于撤除盆花的情”,才知园林专业受批判、被撤销,都是事出有因的。接着,就是爆发“文革”和全院疏散到云南。我在关“牛棚”四进四出和长期重体力劳动的情况下,根本谈不上什么花卉科研了。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丽江玉龙雪山海拔 3000m 处搞伐木并运木材时,发现了大面积原始野生紫牡丹群落。还在 1971 年迁校至昆明市郊撇木园后,借发展木本油料名义与昆明植物园协作搞金花茶杂交育种 3 年 (1973-1976)。值得一提的是 1973 云南林学院(当时北林并入)恢复了园林系,我们当年还组成专门小组去石林、个旧等地调查研究。稍后,我又结合教学带领工农兵学员在全昆明(含西山等山区)调查树种约 3 周。归来以园林系 74 级昆明市绿化实习队名义,执笔写成 3 篇调查报告,于 1976 年印发,引起了省、市领导的高度重视。此外,在中衰期之初,还赶了“木班车”在书刊上发表了我和助手们在水杉、梅花、乌桕、樟树等花木引种驯化方面的研究成果数篇。尤其 1966 年在《植物引种驯化集》第二集上,我发表《植物的引种驯化与栽培繁殖》一文,总结了十年引种驯化的系统原理与方法,即:“直播育苗,循序渐进。顺应自然,改造本性”。——这是一项颇具创见而大有发展前景的植物科研初步成就。

5、(4) 恢复期 (1979-1989) ✓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在此期间,我主要干了八件人事,即: [1] 总结城市园林树种的调查和规划问题,把花卉选用和栽培与城镇规划紧密地在战略上联系了起来。1979 年

况

发表的两篇论文(“昆明市 1975-1976 冬春期间园林树木冻害调查报告”、“关于城市园林树种的调查和规划问题”),对全国城镇实现合理绿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金花茶育种及繁殖研究”。这是 1973 年起在昆明搞金花茶杂交育种研究的继续,但列为林业部重点课题。以原北京林学院为主持单位,组织大型协作,主要在广西、湖南、北京进行。1986 年编印《“金花茶育种与繁殖研究”论文及资料汇编》(共 21 篇),通过了林业部组织的阶段成果鉴定。“金花茶基因库建立及繁殖研究”1989 年获林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1990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3]中国梅花品种研究获得成果。1979 年起,将调查研究达 30 余年的课题,改为全国大协作方式。自 1981 年开始,陆续有梅花研究论文多篇,在不同报刊上发表。1985 年,中国梅花品种研究通过建设部组织的鉴定。1989 年,《中国梅花品种图志》出版。次年获林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1991 年获全国第 6 届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4]菊花起源与地被菊育种获得阶段性成果。如 1982、1985 年先后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报告有关菊花起源科学实验的突破性进展,在国内地被菊育种上,明确并调整了方向,通过了鉴定。[5]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深入探讨我国花卉种质资源之优异特点,在国内学报、专刊和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多篇,引起重视。[6]通过远缘杂交开展抗寒月季育种,获得一批新品种,在国内外发表论文多篇。[7]自 1982 年起,努力宣传、推广梅花、十大传统名花、市花等评选,发表科普论文与报告不少。[8]自 1979 年招园林植物硕士研究生,1985 年招博士生以来,十年间培养了 26 多名研究生,为他们开设了《花卉品种分类学》、《野生花卉采集鉴定》、《专业英语》等新课。这样加速、扩大培养研究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 1964-1973 十年停招园林专业本科生所造成的损失。同时,我还主持制定了园林植物、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两专业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为园林高层次专才培养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研究生教材建设上,则《中国花卉品种分类学》在开课十余年基础上,由我主编完成增订本,将于近期公开出版。

6. 2 发展期 (1990-1999) ✓

近十年来,我抓紧在花卉教研上做了以下十件大事,即: [1] 扩大招收研究生。凭我侧重园林植物博士生,仅 1990-1999,就收进 4 名硕士生、12 名博士生、1 名博士后。如近同恢复期和“文革”前培养的,研究生总数已在 30 名以上。这样扩招研究生,在学科建设、培养接班人 and 坚持花卉科研等方面,都起了有战略意义的多种积极作用。[2] 参加或主编了百科全书和科普著作。这包括《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园林城市规划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农业卷》、《中国农业百科全书·观赏园艺卷》、《中国花经》、《中国十大名花》等等。其中,《观赏园艺卷》获新闻出版署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中国花经》获建设部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含“观赏园艺卷”)》获国家图书奖荣誉奖(1991)。而“院士科普书系”中的《跨世纪的中华花卉王国——从“园林之母”的产业化开发说起》,则将于 1999 年底或稍迟脱稿。[3] 参加或主持一些国际学术会议,提出并发表论文。含花卉种质资源、地被菊育种、菊花起源、我国现代公园设计、中国梅花概说、金花茶育种、月季育种、梅花与蜡梅研究、中国高等园林教育,等等。[4] 参加或主持中国园艺学会、中国花协梅花蜡梅分会组织之学术、信息、展览等活动,在国内外产生一定影响。[5] 总结、发表 20 年(35 年)或 50 年来个人或全国花卉(观赏园艺)教研成果,整理并发表若干总结性报告。[6] 经申请后,1998 年 11 月国际园艺学会批准中国梅花蜡梅协会及其负责人陈俊愉,作为梅(*Prunus mume*)之国际登录权威。这是我国首次接受此一世界性殊荣,并为今后梅花和果梅品种迅速走向世界打开了局面。[7] 在世纪之末主编、参加或促进编著、出版一批开园林学术著作,包括《中国花卉品种分类学》、《梅(品种)国际登录 1999 年报》、《中国的名花》、《中国名花丛书》、《中国牡丹芍药》、《温室花卉》、《中国荷花品种续志》、《花园设计》、《植物园》、《梅花》、《云南果梅与花梅》、《中国果树志·梅卷》、《世界蜡梅》、《中国树木志 4·棕榈科》等十余本(部)。这还不啻成为全国 50 年花卉教研成果大

检阅中的一个组成部分。[8]在市花、省花和国花评选上，做了一系列的宣传、组织、推动工作，成绩斐然。其中国花评选问题，既是全国广大群众的大事，又曾走过些弯路，更要抓紧世纪之交的时机，全力一搏，发扬民主，务期取得大多数人民较为满意的结果。9]在花卉遗传多样性和品种分类学方面，做了一系列研究，发表不少论著，最主要的成果有两方面：一为1997年8月在京由中国园艺学会观赏园艺专业委员会和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合办“全国观赏植物遗传多样性与品种分类学术讨论会”，会后出版《观赏植物遗传多样性及品种分类专辑》（北京林业大学学报20（2），1998）；二为我约用两年时间，写成“观赏植物”一节，载：国家环境保护局主持《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编写组编《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136-146，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北京，1998。[10]综合培养大学生和研究生，经过40年不懈努力，争取在下世纪初出版重点专著《菊花起源与多功能育种研究》（中英对照），从而基本解开中国栽培菊花起源之谜，让真相大白于天下，并为“改革名花走新路”做出贡献。

创立花卉品种
= 元昌基治虫
逐步完善以
环境特色
的中华名花
其文

(1) 认识与总结

1. 几点经验

(1) 从爱国主义出发，终身一以贯之。

从公费出国学花卉，到刚通过学位答辩就启程回国；从学习、钻研到教学，和青是多带研究生；从学与研到产、学、研一条龙；从“园林之母”到“花卉王国”；从“改革名花走新路”到“改造洋花为中华”；从发扬祖国花卉园林优秀传统到“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性”。——都是从爱国主义出发，一切为了祖国和人民之昌盛富强。

(2) 在广博基础上讲求专精。

主要用遗传育种学、植物分类学为手段，来研究、提高花卉。后来，又不断扩充、艺术、栽培、考古、历史、地理……也添加上去。但到了一定年龄（譬如说30-40岁），就要专精一二种类或一二专题。也可分阶段定重点，分期分批各个击破。“从一粒沙子可以看世界，一粒种子能育成全新名花。”（《中国市容报》1999.3.5.四版）

(3) 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

我国的国情是历史悠久，统一于分，气候地形复杂，人口众多，百年移殖，动植物种质资源丰富，自古国人热爱自然。经过几千年求生求富，却牺牲了环境质量，在生态平衡上损失惨重，使国土荒漠化和水土流失问题极为突出。在我国大力发展花卉事业时，也要摆正关系，让本园园林绿化和外销出口并重，而以国内园林及室内应用为主；要以“大地园林化”这一宏伟方案为目标，分期分批地在下一世纪力求及早实现；提倡乔木、灌木、地被相结合的植物垂直混交，倡导花卉“野化育种”，利用野生植物天赋的多种抗逆性，来通过杂交传递种质，使花卉更好地为更多群众服务；弘扬中华花文化，并赋予时代精神和地方特色，向世界宣传、推广。

(4) 摸清家底，深入研究本国花卉种质资源，重点挖掘其特点。

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对园林花卉也是如此。要让研究生牢记几千种花卉拉丁学名，掌握其原产地与习性和栽培要点等，然后才可在创造新种上应用自如，左右逢源。要突出我国花卉种质资源之优异性和多样性，珍重保存之，深入研究之，充分利用之，就可扬长避短，迎头赶上，异军突起，独树一帜，永不落后，长期立足于不败之地。

(5) 锲而不舍，百折不挠。

在花卉教研中，在作出决定前，应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审慎权衡，多方斟酌，待目标确定后，就要千方百计，锲而不舍，义无反顾，百折不回，务期取得最后胜利。在目前，多的是锦上添花，少的是雪中送炭。要干点事情来，最重要的是毅力。

(6) 推广和科普工作很重要。

推广是研究的继续——再研究和在应用中求考验。在花卉育种中，强调区域化试验与推广，在我国有其特殊重要的意义。科普工作就是已有科技知识与成果的宣传与推广，在科教兴国中，实有其时代价值和特殊需要。

7、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是培养花卉专才的要旨：

钻研愈深入，年龄愈增长，就越体会全面培养园林花卉人才的重要性。其中的“德”与“体”，更是切不可忽视的两个重要方面。

2. (2) 主要教训 (4)

在半个世纪之中，我在花卉教学科研方面，也出现过或大或小的错误。有些是形势决定及客观形成的，不以我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有些则主要由于主观认识不足，判断错误或安排处理欠妥所致。真的，一问首白了少年头！认真总结过去的教训和走过的弯路，这本身就是订贵的经验。

(1) 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在一段时期内未处理好。

结果是重政（政治运动、行政事务）、轻业（教学、科研）等，损失了很多时间。这在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上半期，更甚是政治运动冲击了业务钻研。自1955春起，又兼任30年正副主任和3年全校科研生产处处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研业务。至于1961-1971期间，由于我身为批斗重点，大部时间是在挨斗和劳改中度过，更几乎浪费了十四、五年精力充沛时期的业务钻研。在其余的正常岁月里，尽管我坚持每年至少抓一项科研，每学期至少教一门课（哪怕是一部分）不中断，但行政事务等还是让教研工作受到相当干扰。

(2) 业务方面受干扰，消极影响深远。

1950年初回国后，经受了很大挫折。原来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通过让我去该系任教的计划，由于我辅修细胞遗传学，属“摩尔根学派”，临近实现时为校方所拒绝。改去武汉大学后，又不准搞自合的多倍体育种。这种政治干扰业务的做法，对我后半生的业务路线，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3) 为人过分耿直，既疾恶如仇，爱提意见，也相当主观好胜，不够虚心灵活。

结果很难为领导所重用，且易引起同事和下级嫉恨。这就影响了团结，难以集中力量对准共同目标，我的若干抱负和设想也就不易实现了。

(4) 贪多求大，留有余地不够。

我时常同时进行两三个重点项目。其结果是顾此失彼，仓促赶着做，不仅易陷入被动，疲于奔命，而且影响了工作质量。

3. (2) 展望

(1)但愿今后再维持基本健康，可跑路、出差，头脑和眼力清晰的状况延至五年或更久。这样，我就可完成手头未竟之教研事宜，为祖国花卉事业做出较系统、更完整的贡献。

(2)在跨世纪的时代里，通过教研培养接班人，应属当今之急务。

(3)在把世界“园林之母”逐步建设成全球“花卉王国”的另半个世纪或其部分中，我愿多献些爱心，多出些主意，多尽些义务，我更愿亲眼看见我们这如花的祖国越建设越美丽，越来越走向更大的辉煌。

(4)在孔子诞辰2550周年、五四运动80周年、斐文申先生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和《中国，园林的母亲》(威尔逊 E.H. Wilson: China, Mother of Gardens, 1929) 出版双双70周年之际，但愿能集四者之所长，结合时代精神和中国国情，用之于更好地发展中华花卉事业。在21世纪放出更加灿烂的异彩来！

(1999.8.4于北京林业大学梅尚斋)